

■ 城市文藝

夢話巴黎

黃淑珊

散
文
姿
彩

一、 花開花落沙漏間

福尚（Le Fauchon）依然粉紅。粉紅的篷蓋，粉紅的窗簾，走進茶室像走進了秋水伊人的傘子裡。挑了一張靠窗的桌子，點了下午茶，選了它獨有的世界花茶。

望出窗外，街上多數是進出福尚食品部選購晚飯材料的婦人，也有漂亮爽利的年輕男女，拿著新鮮出爐的法式長包昂首闊步。福尚的食品和糕點出名精緻講究，櫥窗內的佳餚珍

饈是個酬神的宴會，每一款都美輪美奐，每一樣都是精雕細琢，未嘗已陶醉。

茶室內以紫紅配金和白，溫雅高貴。我的餐桌上放了一瓶花，幾束含羞的小丁香之間，一朵雪白的薔薇柔柔地瓣開她的秘密。

行人道上，一位少女佇立櫥窗前，似是被琳瑯滿目的麵包糕餅吸引。如此可愛的忌廉波紋，如此完美的草莓山丘！真的假的？她心裡驚嘆。就算買回來也不會捨得吃的，這樣隔著玻璃看看已經很好了。她的額頭輕輕貼近窗口，呼吸的濕氣令玻璃朦朧。這一定就是浪漫！在巴黎連隔著玻璃看糕點也浪漫！她心想。其實她並不真正了解浪漫是什麼意思，只是喜歡這兩個字的聲音，浪漫浪漫，就像海水喘喘湧上岸又緩緩退回去那不朽的音樂。

我點的糕餅先來，茶亦隨之送到。侍應放下一個金色的沙漏，把它倒過來，有禮而認真地說了一句：沙漏完，茶就泡好。

沙漏有些殘舊，卻煥發一種已經超渡時空、存而不在的爾雅。一行纖細的白沙，急不及待流瀉而下，追隨舊時光而去，無可逆轉。未來，一剎那，化成過去；現在，一瞬間，鎖進回憶。時間白白流逝，無動於衷，剩餘的韶華單薄得可憐。那些歲月就是這樣溜走的吧，就在花香茶濃之際，那些以為是永恆的快樂就是這樣地流失的吧。

沙漏背後，薔薇綻放趕不上時間的遺憾；茶壺中，花茶沁發錯過了春季的芬芳；心底，浮現那段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情緣。還以為我們擁有一片浩瀚無垠的沙漠，原來只有那一丁點。沙一早漏完，花謝了，茶涼了，那雙手可以把沙漏再倒過來，讓一切重來？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今天重遊舊地，少女輕快的背影早已在街角消失，不知所蹤。剩餘只有零零落落的夢碎。

二、不落圓舞

永恆太久。

青銅仍在沉思，從地獄的罪孽到天國的慈悲，萬古匠心凝固於俯首托腮的一剎。雲石依然沉醉，帶罪之吻撮成不朽的美，千秋愛恨鑄定在欲拒還迎的一刻。

羅丹藝術館內，思想和情慾囚在鐵石裡，完美直至永遠。

仰望過「沉思者」(Le Penseur)，環顧了「擁吻」(Le Baiser)，終於找到歌笛兒的「圓舞」(La Valse)。

這是註定要跳至海枯石爛的圓舞。一百多年了，戀人依舊美麗，舞步仍舊飄逸，愛情還是無法把握。也許這是臨別前最後一舞，也許這是久別後首次共舞。情話剛到唇邊，是承諾？是道別？是祝福？那固執的依偎像是生死契闊的決心，那無奈的留戀卻似不敵命運的屈服。

歌笛兒用頑石揉出曖曖的兩情相悅。不渝的深情，不倒的戀人，相愛直至永遠。可惜永恆不是愛情的答案。縝密的相思，壯闊的盟約，只在善變的人心和動盪的世情中才令人憐惜。可憐的歌笛兒，把恐懼深藏在鋼鐵裡還是逃不過命運，悲痛最終只有獨自承受。

血肉之軀的故事終要落幕，亮麗後唯有糜爛。完美，只可一瞥，不能掌握。

看過「圓舞」，心中一陣惆悵落寞。此

時，也許你會牽我的手，到藝術館的後花園散步。沙沙葉濤，隨風起，隨風息，低沉高昂，美妙悅耳。我拾起一片落葉把玩，你叫我把它給你當書籤，然後你小心翼翼把它夾在筆記本裡。

餓了，找張木椅坐下，吃早上在拉丁區排隊買的三文治，雖然涼了還很美味。你看我吃得陶醉，笑說明天可以再排隊買。我猛點頭，然後喝一口橘子汁，抬頭看天上白雲蒼狗。

可以握著的，就算只有一隻手，一片落葉，半份三文治，已經美滿。永恆太長，明天就夠，若你在。

三、薰心茉莉

他清晨時分去採茉莉、玫瑰和紫蘭，加上黑梅和雪松，煉成「黛麗莎的香水」(La Parfum de Thérèse)。他把傑作獻給一生摯愛，紀念美人的粉容香腮。幽幽香薰，幾十年來只有黛麗莎一人可以噴塗，一直到他逝世才公開發售。

「黛麗莎的香水」只在巴黎的非德力馬爾香水店(Editions de Parfums Frederic Malle)找得到。推門進去，沒有撲鼻芳香，卻有幾檯像博物館用來陳列展品的玻璃圓櫃，走近些看，內裡空空如也。

原來玻璃圓櫃「展示」的是香水的味道。店員打開櫃門，著我探頭試聞一下，接著把每款香水的故事娓娓道來。「黛麗莎的香水」便是香水大師羅聶斯嘉(Edmond Roudnitska)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創作。

店員問，喜歡那一種香味？每個人都有一

城市文藝

款最配襯的香水。

於是，每個人都在芬芳撩繞之間努力重拾最愛的氣味。

你說過，愛上一個人，由她靈魂的氣息開始。那陣香味，很熟悉，彷彿很久很久以前已經聞過。靈魂的氣息，如今流轉繁花以外，回憶之內。

走過的路、枯過的秋、歡呼過的汗、貼近過的心，人生每個情節的氣味都沉澱血脈裡，深陷回憶中，不消文字，不須色彩，卻可勾起無限的眷戀哀痛。無意閒逛，一陣似曾相識的氣味突如其來，一吸，一愣，剎那間，時光急退，回憶缺堤，往事又歷歷在目。色足以傾山河，聲亦可倒長城，但只有氣味可以直鑽胸臆，教人肝腸寸斷。

因此忘記一個人這麼難。夜闌人靜，故人微笑的香味又縈迴心底。陳舊的感覺洶湧而來，一切莫失莫忘，只是物是人非。

清晨的花香最純最濃，到日暮便香消玉殞。層層相思，將花香壓成回憶，永不凋零。一剎芳華，一輩苦思，薰香過的心，恆久蕩漾著愛的餘香，就算最後花落人亡，也永誌不忘。

捧著「黛麗莎的香水」離開香水店，我對你的思念，溢滿清晨茉莉的香味。

四、道是無晴卻有晴

從巴黎坐一個小時火車來到查爾德（Chartres）看它聞名世界的大教堂。查爾德是沿河而建的小鎮，幽雅樸素。正值週末，陽光普照，市集熱鬧起來，雜技表演傳來陣陣歡呼

拍掌聲，露天咖啡店裡高朋滿座談笑風生，鬧哄卻不失悠閒。

在鎮中，從幾乎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到大教堂高聳入雲的尖塔，要是迷路，抬頭一看就知道該向哪走。於是，不用地圖，走著走著便來到大教堂。莊嚴的石牆乘著兩座尖塔崢嶸的氣勢直貫雲霄，像是天國的衛士，守護永恆的晴朗。

大教堂以彩色玻璃馳名。一百七十六幅彩色玻璃窗，每幅高幾十米，用一小片一小片的彩色玻璃砌成圖畫，記載聖經故事，宏偉又細膩。自古眾信遠道而來，在它高不可攀的神聖前下跪，被它瑰麗的慈愛包容感化。

萬里無雲的日子，玻璃的色彩最眩目。沒有陽光，色彩便停電，而不同季節、天氣和時間的光線，可以令同一塊玻璃折射出不一樣的色調。今天藍空清澈，色彩脫韁活現。太陽喚醒色彩，刷亮每寸顫抖的光波，照徹每個卑微的棱角，把此時此刻獨一無二的繽紛投影下凡。站在教堂中殿抬頭看，絢麗的彩色玻璃如萬花筒列張、流轉、迴旋。人工竟可造出如此亮麗的天空！

一千年前寒冷昏暗的嚴冬下午，工匠正把沙、石英和石灰攪和；火爐夠熱了，藍白的火舌急不及待地伸舐；他把混好的沙石推進火爐，然後又忙著處理剛燒好的玻璃。嗯，這一批燒得蠻有趣，厚度和質地都不太均勻、不夠完美，這樣出來的顏色經過陽光折射一定更加千變萬化，虹彩奇麗；對了，顯靈火焰樹那扇該用什麼圖案呢，圓的，方的，鑽石型，還是獎章型？現在才幾點，怎麼這麼早就天黑，而且冷風刺骨，還是趁燈未燒完趕快畫吧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於是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工匠低頭不懈地磨鍊雕琢，在看不到光明的嚴寒中，在摸不著意義的沙石裡，為最終最美的光芒努力營造。他知道就算鞠躬盡瘁，有生之年也不能完工臻善，但是不怕，有一天，終有一天，彩色會開朗放晴。

來到今天，沙與光融會，工匠與上帝連接，不朽的彩色彷彿只要伸手躍身就可懷抱。世上沒有天賦的永恆，今天的光彩都是當初瀝血嘔心掏空靈魂的努力所賜。雋美永恆，不是神來之筆不是鬼斧神工，只是粗鄙邇邇的沙石，無懼煎熬顛簸，燒掉雜念，隔去糟糠，一點一滴溶合而成。

五、聖母淚

巴黎聖母院斑斕的玫瑰窗下，信徒和遊客都脫下了帽子。中殿兩旁排滿紅蠟燭，很多人點了蠟燭，然後低頭祈禱。燭光點點，匯成一張火網，載著眾生的脆弱、掙扎和徒勞，編織最後的希望。

瑪麗亞立在火光之中，依依看著懷中的初生孩兒，眼神盡是喜悅和期盼。她跟世上所有的母親一樣，只想好好帶大孩子，守護他，讓他健康快樂地成長。纖纖少婦，只求一個和樂平安的家，好讓她操一生的心。看她皙淨的臉，眉目柔弱如水，誰忍心告訴她接下來的苦難？但那張臉蘊藉了寒梅的堅韌，一早預知了受難和復活。

那個禮拜五，眼看兒子被釘十字架，四肢扭曲，皮肉撕裂，血流成河。可憐的瑪麗亞，她說，自己的心也一刀一刀破開，那天，她也

死去。

後來，天使從死亡的陰谷把她救起來。那雙翅膀是一團雪白的火焰，她說，白光中她觸到上帝，一陣滾燙的清涼補合了她的心。她活了下來。

活下來，但依然傷心，依然流淚。悲痛無法壓抑，只能昇華，於是那血紅的眼淚，那貞潔的神蹟，二千年來延續無數末路的禱告。此時的瑪麗亞，依然美麗，眼神卻只流露慈悲和信念。

為什麼要給我們受苦，令我們脆弱，然後迫使我們忍耐、剛強？我寧可屈服在第一道考驗，而不要一關一關熬過去，把天真磨成謹慎練達，把逍遙錘成刻苦耐痛。我不要知道什麼叫堅忍，什麼叫寬容，不要在絕望中建立勇氣，在無奈中學習知命。我不要參透死亡和永生，然後馴順地等待無限誤點的天國重逢。

如果有神，請不要奪我所愛以浸洗我的靈魂。去日苦多，請讓親愛的人留在身旁。我點了蠟燭，低下頭。蠟燭滴著血紅的淚，我的眼淚亦簌簌地流。

淚眼濛濛間，竟然覺得熊熊燭光是十萬雙天使的翅膀，銜著新生的靈魂躍升。嬰孩出生，淋著母親神聖的熱血，嗆著落入凡間的悲喜。那劇痛，那嚎哭，無論接下來是怎麼樣的人生，已是奇蹟。

拭乾眼淚，走出聖母院，繞到後花園。花園裡繁花吐艷，只識春光明媚，不問人世疾苦。我點的紅蠟燭仍在聖母殿裡燃燒，我知道你聽到了我的禱告。微風拂面，心中竟有一陣清空自在。

城市文藝

六、忘愛河

星期日下午，躺在草地上，看天上浮雲蕩漾，時而灑下陽光，時而投下彩影，眼前忽亮忽暗，臉上若暖若涼，晃著晃著彷彿做夢，回到舊時。醒來，矇矓忘記身在何方。小鳥啾啾掠過頭頂，牽走夢的餘音，留下利落的空白。拍抖身上的草碎，伸了個懶腰，一種異鄉過客的悠悠自若。

這天，盧森堡公園擠滿人，小孩在水池邊放船，情侶在樹蔭下談心，年輕父母拖著剛學走路的寶貝，一步三停，難掩幸福。公園的椅子坐滿了人，有些人便乾脆躺在草地上，看書、野餐、抽雪茄、唱歌跳舞，也有人微笑細賞春色。

惺忪之中，走過人群和花圃，感覺好像穿越一幅印象派油畫。依稀稀稀，若雲若煙，輕履已逸千瓣夢。於是，從容綽綽走出了花園。

明天就要離開巴黎，今天要去洛康哉韋美術館（La Galerie L'Orangerie）再看看蒙尼的水蓮。那是幾幅巨大的油畫，差不多有電影銀幕那麼大，站在跟前就像走進了夢境，夢裡有恬淡的蓮，有驚艷的蓮，有蒙尼幻得幻失的倒影。

來到門口才知道美術館正在修葺，全館關閉。把門上的通告看了又看，想看出什麼玄機，教我怎樣繞道而入。最後不得不接受事實，在旁邊的木椅坐下，看著和平廣場的車水馬龍，回想蒙尼水蓮的溟濛激盪，咫尺天涯反而更加淒美。

一位男士走近，禮貌地問，可以坐下嗎？我點頭。他坐下，脫下墨鏡，傳來古龍水的幽

香。來看水蓮？他問。對，我用糟透的法語回答。好可惜，他說。那是我於巴黎最喜歡的畫，我說。有沒有去過芝芸尼（Giverny）看蒙尼的蓮花園？有，可是我覺得還是畫美。讓我請你吃頓晚飯，他問得很溫雅。我只好微笑著說，對不起，我明天就離開了，不過謝謝你。

道別，他拾起一片櫻花送給我。他說，他叫艾天恩。

傍晚，來到塞納河邊，長空悠悠，輕風滲涼，河水流滾而去。站在橋上，驀然一陣夢醒的淡薄。曾經留戀、執手、凝咽，然後漫漫紅塵蒼生，久久牽腸掛肚，如今夢醒彼岸，微冷，卻再無風雨也無晴。

手中的櫻花已經褪色，鬆開手，花瓣於晚風中迴繞半晌，河水一粘便飄零逝去。任往事含恨，任願望遺憾吧！把永恆歸還河流，浪漫終歸沉寂。回首意亂情離的日子，才懂得珍惜悲苦盡頭的輕鬆。不再依戀彩雲，且憑一抹紗帆，揚長而去。誰怕？